

全国良好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RESS

福建教育出版社是福建省教育厅领导的地方教育专业出版社，创办于1958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广大师生服务”为办社宗旨，出版了大量教育理论著作、学术专著、中小学教材、教辅读物以及学生课外读物，受到广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赞誉。《朱子大传》、《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中国萌芽木刻集》、《邓小平理论学生读本(初中版)》等一批图书荣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福建教育出版社将为促进教育出版事业发展，繁荣世界文化而努力奋斗！

EBOOK 负责人：沈国才

联系地址：福州市梦山路27号福建教育出版社（350001）

联系电话：0591-83786691

传真：0591-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Email：webmaster@fep.com.cn

置之死地而后生

——季羨林谈外语教学

郦秀

季羨林先生的博学以及他传奇的一生，早已为世人称道。然而有一点常被忽略的是，季先生不仅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语言教育工作。笔者曾在北京参加一个应用语言学会议，有幸当面向先生讨教，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教学法是“狗熊掰棒子”

先生为人朴实厚道，关于他平易近人的种种轶事，我早就听说了一些，但到了真的上门拜访时，心中仍有些忐忑不安。

绕过那池当年季先生亲手种植的荷花，就到了朗润园先生的寓所。先生亲自迎到门口。“屋里坐！你是搞语言的，在美国学的。”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先生如此亲切，仍然令我感动得一时语塞，原来想好的一大堆“仰慕”、“感谢”的话竟说不出口了，于是直接进入主题，告诉先生我想请他谈谈关于语言教学方面的问题。

他回忆说，做了30多年北大东语系主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前后，老是搞教学法，“什么直接教学法、听说法……隔两年就变一变，什么样的都有，改了起码也有五六遍。”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全国搞教学法的龙头呢；“来了一个教学法，就学习，（然后再把经验）传到别的学校。我现在回忆起来，15年之中，我这个系主任的工作，主要就是搞教学法。”“教学法的结果是，北方话叫‘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我们改了五六个教学法，哪个比哪个好，也没有结论。”

先生提到的这些教学法，都是由西方传到中国的，有些至今仍是中外语课堂教学法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先生提到的直接教学法和听说法。

直接教学法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美非常流行。这种教学法以孩童学母语的情况为模式，强调“自然学习”。主要特点有：课堂语言采用目标语；语法以“总结”的方式进行，词汇的教授以实物、图片或者演示的方法进行，而较抽象的词汇则以联想的方式教授；口语训练则采用精心设计、循序渐进的师生问答方式进行等等。20年代后，纯粹的直接教学法就开始衰落、转型了。

听说法则兴起于直接法衰落之后的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参战后，需要大批能说流利外语的人才。政府资助大学为军队开办外语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强调口语，训练采用的办法是先听再模仿，再渐渐学会说，并了解目标语的语法。这种“军队训

练法”后来为许多外语训练机构采用，通过研究总结，发展成了所谓“听说法”。该教学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句型操练，而与传统外语的教学法（语法翻译法）最不同的是，“听说法”不是先训练读写，而是从听开始，然后是发音、口语训练，最后才是读与写。

先生认为，使用这些通行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学好外语，学生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采用一种教学法的时候，一个班里面最好的学生，一年下来，可以教那个最坏的。同样的教学法，好的可以教坏的。”

学语言 天资排第一

究竟为什么有的学得好，有的学不好呢？语言方面的天分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这个道理似乎平常得很，但从先生口中说来，却有返璞归真、令人“大彻大悟”的感觉。

“我想，学语言，一是你要有才能。我不用天才这个词，吓人。每个人才能不一样，这是肯定的。第二是要勤奋。有才能，加上勤奋，就能学好外语。没有才能，再（加上）不勤奋，确实学不好。”

说到天资和勤奋，先生认为天资还得排在第一位。他说：“学外语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撤退打篮球，可能是冠军。”

先生认为，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搞那些教学法。“方法很简单，让学生尽快接触原文，不要慢吞吞地给他们讲”，不要“在黑板上写动词变化什么的，要接触实际”。

先生以自己学俄文和梵文的经历为例，说那时他在德国，俄文课每周只有4个小时，共20个星期。老师开头就把字母讲了一讲，原以为可以慢慢来的，没想到第三堂课老师就拿了一本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让学生念！结果一星期4小时的课，学生起码得花上3天时间来准备：查语法、查生词……生词还只能查到前半，后半至词尾部分查不着，苦得很。先生说，不过20个星期下来，学原文、弄语法，念完了整本小说。

先生学梵文的情形也基本相同，也是20个星期，一本书，自己查语法、查生词。先生记得学梵文时的课本编得很好，前边是语法，中间是课文和练习，最后是像小词典一样的辞汇表。学生在上课以前要好好准备。

“老师不讲，就你讲，讲不对的地方，他就给补充，他自己不讲的。”

对于这个方法，先生引了18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来总结：“学外语啊，就像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边，推到池子里边去。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淹死，一个就是……淹死的可能呢，1%都没有。”

看来采用这种教学法的教师，一定得具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才行。

“不要脸”才能学外语

先生掌握的外语之中，有被称为“死文字”的梵文、吐火罗文，也有“活生生”的德文、俄文、英文、法文……那些死语言是不说的。先生解释道，梵文就像我们的文言文一样；吐火罗文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不能作为工具……“学了吐火罗文，也不会搞这个计算机。”先生总是不忘幽默。

“说话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不要脸的人啊，学得好外语！”先生所说的“不要脸”，指的是“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话”……“说错话每天都有，没什么了不起，（母语尚且如此）外语就更可以原谅了。所以我说，不要脸的人，学外语就快，他敢说！”

我终于问了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学一门外语已经觉得十分困难，而像陈寅恪、季先生这样的大师，竟然能通多国外语？

季先生说：“外语愈学多了，就愈容易，尤其是印欧语系。”他说：“美国我不知道，德国大学生，起码懂四门外语，不要问‘你会不会英语啊？会不会法语啊？’多余的！”

我向先生讨教：“这几种欧洲语言本来就很接近，德国学生能精通这么多门外语，是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呢？”或许潜意识里笔者在为自己做不到“通几门外语”找借口。没想到先生竟完全同意，还举了恩格斯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很要好。去度假，恩格斯当翻译。他一年可以学三种语言：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当然他说得也是磕磕巴巴，不能那么流利。但他一年掌握三种，并不难。”

虽然欧洲人学习多国语言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得天独厚，但我们学了英语，要想再学法语、德语……先生认为一样不难。先生的这番话，真是让人备受鼓舞。笔者当天就在北大三角地书店买了几册法文书。想着起码得把这门荒置已久的“二外”读通。

关于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笔者读了不少，可今天却亲身体验到了老人对于语言教学所作的精辟论断，正是一代大师所具备的超凡洞察力的体现！

本来说好只谈一个钟头，可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了。要不是猫咪进来跳到季老膝上“加入讨论”，大家已经完全忘了时间。季老还慈爱地告诉我，这只猫咪是从山东老家抱来的，所以他特别喜欢……从季老家中出来，又经过那片荷池，一阵凉风吹过，仿佛送来阵阵荷香。虽然是秋天，可是“如沐春风”的感觉，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作者简介】鄒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系教授

的假期及其它课余时间在学校进行集体补课或讲授新课；教师在自己家、到学生家或其它场所进行超出二人范围之外的收取费用的补课；教师接受学生家长和其它部门聘请对中小學生进行补课；其它社会办学机构、办学单位招收中小學生或提供办学场所，组织、参与中小學生补课。

一些办学机构为躲避检查，将办班地点迁到了旅馆、单位办公楼等地。

《沈阳今报》报道，暑假期间，在沈阳的一些民宅里隐藏着一堆补课班，这些补课班的教师每天三轮轰炸，12小时连轴补课，许多学生在车轮式的补课方式下，不堪重负。

暑假，早晨7点30分，记者在某省会的一所大学门口看到，背着书包、推着自行车的小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走进学校。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儿悄悄告诉记者，这里有8个班在补课，学生都是小学刚刚毕业的，来自不同的学校。“上午三节课补数学、下午三节课补英语。”几个女孩子还告诉记者：“放假前，老师就鼓励我们报名补课了，说了补课的一大堆好处，还说教课的都是很好的中学老师。开始我们是在一所小学补课，后来听说因为上边查得紧，就改到这个学校了。我们还要再补半个月的课，英语、数学两科都要补交300元，今天到了交钱的最后‘期限’。”一位短头发的女孩子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初一代数（上册），指着目录说，“现在我们学的是初一代数，已经学了一半了，再过两天讲完这本书，老师说就给我们开‘数奥’。”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一些媒体做补课班的广告越来越诱人：名为“提优拔尖”、“名师辅导班”，办班单位也从往年一些不知名的个人、实体“升格”为正规学校，乃至省一级的专业学会；赫然刊出名师榜，囊括了该省各地小升初、中考、高考和学科竞赛中屡立“战功”的名师，看了着实让家长和学生动心，也的确只有省级专业学会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能把名师罗致补课班。

辽沈晚报记者还从北京某中学在大连、抚顺、本溪等地分校了解到，在当地假期网校招生均成火爆态势。网上补课更具特色。

除了办班补课形式手段各显神通之外，补课对象也是一个都不能少，毕业班寒假补课更是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仅高三补课，初三也在补课。对于他们来说，要么寒假放得晚，要么开学早，即便放假那几天，也有大量的功课要做。北京市某重点中学一位高三学生这样说，补课10天，每天要上四堂大课，一堂是平时两堂课的时间，前三堂课一般是做其他区县的期末考试卷子或者讲解已经做了的卷子，最后一堂是自习时间。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一位高三学生说，他们的寒假只有10天，这已经算是长假了。河南省许昌市的一位初三学生介绍，他们提早一周开始上课，学校要求统一参加，要讲下个学期的课程。在河北省廊坊市某中学，初三三年级上课到临近除夕才放假，学习内容是老师组织学生一起做题然后统一讲解。

除了要赶新课、做题目，辛苦的毕业生们还有各种名目的补习班要上。北京一位初三学生家长反映，她的孩子除了要补课，还要上“800米补习班”。因为现在中考要加考体育（其中包括“女生800米男生1000米”一项），而且要将体育成绩记入总分，不得已为孩子报了个“800米补习班”。据记者了解，这个“800米补习班”一共10天，共收费100元，一期有几个班同时上课。

补课的效益挺不错！

从纯教育的角度说，补课已是一种教育工作中的普遍现象；而从当今经济社会的一种分工与市场效益来说，补课则反映了另一番的经济景象。

《时代潮》的记者王蕾这样写道，补课行为缘何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的教师甚至甘冒下岗的风险，干脆辞去公职，干起了专职的补习教师来。其原因盖因为一个“利”字。某中学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最初是利用放学后和节假日的时间，偷偷摸摸地给学生补课，今天十块，明天二十，虽然不起眼，但到月底粗粗一算，这一月竟然多了五六百元的进项。这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家庭，应当算一笔不小的收入。由于尝到了补课带来的甜头，这名教师后来干脆辞去了教师职务，干起了专职的补习工作。平时他每天晚上给学生补一节课，双休日、寒暑假每天给学生补四五节课，每个班至少20人，每名學生每节课收取30元补课费，一年下来他的补课收入竟然高达20、30万元。虽然像这样的补课高手不是很多，但靠补课收入一年赚它个3、5万元的实在不计其数。记者曾与存在补课现象的一些学校探讨此问题，学校的说法是“补课是学生自愿的”。然而，一位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李女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一些民办补习班表面上只是租用学校的教室，暗地里两家却是收入分成的合作关系，学校的老师更是拼命为这些补习班介绍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们每介绍一名学生均可以拿到提成。”

家长们总是殷切地望子成龙，想在假期给孩子“恶补”，教师们自然乐此不疲。每年暑假，一些家长因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精力管理和教育孩子，希望孩子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来弥补部分学科成绩的不理想或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他们纷纷为自己孩子找家教，甚至通过“全托”的方式让孩子寄宿在教师家中。而那些教师乐于借此赚点外快，于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天连续作战，为学生补课，有的教师甚至还充当起学生的“保姆”。根据《沈阳今报》的报道，参加补课的学生基本上是每科每月300元钱，共20课时，每名學生一般都要参加四门以上学科的补习。也就是说，那些补习教师每上一节课，就可以从每位学生身上得到15元钱。试想，那些补课班的教师每天三轮轰炸，每轮都为那么多名學生上课，一天下来，至少不会低于500元收入。这笔不菲的收入显然在平时收入的十倍以上。这就难怪这些教师情愿放弃休息，在外面专门租房从事此事了。

一位曾办过“班儿”的老师向记者透了些“底儿”。他们在办班之前，首先让学生的老师帮着说服家长让孩子补课，并根据那名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数量，付给相应的“介绍费”。如果是任课老师自己组织办班，那收入会更高些。记者私下算了一下，任课老师自己办班的话，按一名老师收50名学生、每个学生每阶段收费150元算，半个月可以收得7500元，除去租教室的大约600元的租金和付给管理老师的费用外，这位组织办班的老师半个月就会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

记者曾对江苏某省级学会组织名师办补习班进行了解，回答是：补课15天，收费1200元。由于是名师办班，其号召力可想而知。每个学生收费1200元，加起来是个什么数字？1200元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一个中学生一年的学费还不止！记者还曾报道过的网校补习课一学期的费用也在千元左右。

有市场的需求，就有市场的供给，这条经济社会的经济定律对于教育事业（它已不仅仅是一项事业，当然也是一种产业）来说，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去补？去玩？这是一个问题！

有一首流行歌曲曾被孩子们这样翻唱：“上学最早的人，是我；回家最晚的人，是我；玩得最少的人，作业最多的人，睡觉最迟的人，最累最困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孩子们对于补课学习沉重负担的无奈心声。尽管国家目前明令禁止各种违规补课行为，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绝不是一纸禁令所能简单说明的。

教育从来就不是孤立问题，至少它存在着教与学的两个方面，而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影响则更加繁杂。就补课而言，来自各方的看法不仅不尽相同，而且也各有苦衷。

燕赵都市报记者及晓佳曾就补课问题向各方面做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了解。学生对补课也各有想法。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说，“因为补课，我几乎没有了节假日，寒暑假更是让这些‘班儿’搅得心烦。每天一想到要去上课，头都大了。上班的还有个星期天，怎么我们就没有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很累”这是多数补课学生的感受，但也并不是所有学生的声音。在某大学门口，一个参加补课的小姑娘就说，她愿意来补课。放假家里就她一个人，也没意思。来上上课，学点儿下学期的知识，开学后会比较轻松。

家长们认为：别人都补，咱不补行吗？不少孩子说他们之所以补课，都是家长“逼”的，他们只是为了敷衍父母的良苦用心。一位家长恳切地告诉记者，在放假前的家长会上，老师反复强调说，为孩子多付出一点儿，将来孩子就多一点儿机会。看到别人的家长同意补课，谁愿意自己的孩子落后呢，自己没多少文化，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学习上，只要孩子能顺利考上重点，别说补一科120元，就是再多，做父母的也会往外掏的。

老师们却也苦诉：假期补课我也很累。喊累的何止学生和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老师说起补课来，也是用“累”来形容的。一是躲检查心累，二是教课耗时间身体累。“但不补课能行吗？你不补，有人补。”考试的压力不只是加给学生的，中、高考过后，马上就有学校打出成绩榜——上线率、本科率、重点率，这些数字对每个学校和每个老师，都构成了极大的压力。更何况，补课还关系着收入的问题。当然说到这里，那位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敢说别人怎样，我敢说自己去教课不是仅仅为了收入，也还是为了学生的学习。”

专家们提示：要顺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河北师大一位教授给补课做了一个“评定”：“不管怎么说，中小学生补课存在着不合理性。”对于少数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有必要利用假期查漏补缺，但不能将补课的学生范围毫无限制地扩展到大多数，多数孩子适应的是正常的教育教学节奏，盲目学习新课程，会使孩子丧失对新知识的新鲜感。假期的安排，应顺应孩子身心发展规律。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只会给孩子们增加心理上的压力，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就各方面的意见作了相应的报道，北京一高三学生说：“其实假期这几天上课一点效率都没有，大家刚考完试，谁有心思听课啊？老师让做卷子就做，也没有人认真复习。每天的自习课，只要老师不在，同学们就聊天，根本不学习。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们回家自己学。”而一位初三的学生则表示，提前上课挺好的，因为是学下学期的课程，可以使后面的复习时间充裕一些，这样对于考试比较有利。尽管大家都觉得挺累的，但是对于假期补课还是比较赞同的。

家长的意见也普遍分为两类。有的家长认为，寒假补课加重了学生负担，他们除了要完成统一的寒假作业之外，还要完成因为补课而布置的作业，上了一个学期还不能好好休息一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不过，多数家长还是赞成假期补课，理由是学校里组织上课，有老师管着学习，家长也比较放心。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位官员表示，由于现在中考竞争比较激烈，再加上高考提前到了6月份，所以补课现象比较普遍。对于这个问题，仅仅规定不能补课是不全面的，最重要的是，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帮助学生提高。学校的课程进度安排是由专家共同研究的，是最利于学生学习的进度安排，提前上课无异于“拔苗助长”，大部分学生在补课中学习的知识，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并不能真正吸收掌握所学到的知识。

或许补课也反映着众生相。学校、老师、家长，有用心良苦的，有着眼将来的，有的暗里盘算收益；借补课之名行谋利之实不足为奇，而补课中的假日很乏味，一个人在家的悠长假期又该怎样度过？自由不是用来浪费的，查漏补缺、素质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几个字。去玩，去补，这是一个问题。远非停止假期补课所能解决。

禁令？倡导？这更是一个问题！

在国家教育部门的禁令之下，各种补课在遭到查禁和处罚，甚至有关责任人受到免职处分的同时，也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和渠道蔓延发展。一些在职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讲学、办班跻身高收入群体，成为补课经济效益的受益者，补课导致的多方争议也日益明显，补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我国教育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两难选择”。

记者曾在某市教育局内遇到一位高三学生家长满脸怒色地大声指责：为什么要发通知不准学校补课？“我儿子今年要考大学，现在成绩又不好，不补课怎能缩短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如果你们不尽快解‘冻’，我肯定会把你们告上法庭！”就在这位家长要求恢复学生补课的同时，市教育局又接到家长反对补课的投诉，认为补课加重了孩子负担，剥夺了孩子的休息权，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压力。“允许不允许补课，我们都成了投诉‘被告’真不知如何做才对。”面对记者的采访，有关负责人流露出一种难言的苦衷和无奈。

而教育部门出台禁止补课的一刀切通知，实际上也无法制止家长请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做孩子的家教。虽然收费比学校补课收费要高出几倍，但为了孩子也心甘。

一些农村边远学校为缩短其与城市重点校的差距和提高学生升学率，也没有完全把不准补课的“通知”当成一回事，明的不来暗地补。

在允不允许学校补课这个问题上，教育部门的确扮演了一个别扭的角色。即便是将补课放开，还将遇到一个怎样收费的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没有一个关于学校补课收费的统一标准。在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正规教育收费项目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补课”这一项。有关人士说，即使将补课名正言顺、纳入正规渠道，这样的收费最多也只能算服务性收费，还需要物价部门来为这一收费定价目表。某中学校长还说，为学生补课完全是一种市场需求。教师满足这一需求的劳动往往都在八小时之外，按照国家《劳动法》，补课收费应该是合法的。当然，教育系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现在有些教师素质低下，不认真备课、上课，而把重点、难点留到补课中去，说白了，就是为了挣“外快”！

尽管我们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精神，有关部门和专家也力数应试教育之弊，以及以之为中心的补课现象对教育的重重负面影响，包括补课如何不利于贯彻“文道统一”的原则，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利于培养、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只会把学生培养成书呆子甚至大大有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等等，然而，补课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状况始终摆在面前，令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度和评判。

【作者简介】木子，又名老宋，某物流公司总经理，城市观察家

斯维

捐款

去年下半年，妻子前往英国学习之后，带孩子就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朋友告诉我：按照英国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只要获得在英国停留6个月以上的签证，其子女就能够在英国享受完全免费的初中和小学教育。于是，我决定将10岁的女儿送往英国。

妻子向住处附近的3所小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很快就有两所答复同意入学。通过比较，妻子选择了圣·尼古拉斯天主教小学。一拿到签证，我便利用2003年春节的假期将女儿送往英国。

第一天送女儿上学的时候，我们一家都不免有一点紧张。英国的“小学”对于我们而言的确遥远了一些。到学校后，校长亲自接待了我们，她让我们放心，学校一定会照顾好孩子。到了教室，班主任安排了班上惟一一个在英国已经生活了3年的中国男孩与女儿同座。然后，又向我们介绍了学校里仅有的一位华人员工，告诉我们如果女儿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通过他们告诉老师。有了第一天的经历，我和妻子顿时就放心了不少。

在经历了最初的新鲜之后，一天下午去接放学的女儿回家时，她交给我一张学校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

“英国泰思可集团一向支持教育事业，近年来向多所中小学捐赠计算机等教学设备。集团近期将开展一次活动，在未来两个月里，顾客在所有属于该集团的超级市场、加油站或其他消费场所每消费10英镑即可索取一张购物票（voucher）。同学们可将自己、家人或亲友获得的购物票交给学校以向泰思可集团换取所需的教学设备。”

我们没有汽车，加油票是没有的。泰思可超市的商品属较高档的一类，我们并不很富裕，光顾不多。即使偶尔去一次，消费也经常会在10英镑以下。

在国内的时候，遇到女儿的班上捐款，我们都注意不要让她落在最后。女儿也经常回家谈论学校捐款的情况，有时同学们在榜样的鼓励下争先恐后，而捐得太少的人多少会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意思。有些学校的捐款方式更是构思精巧，五花八门。

考虑到女儿刚刚来到一个新的集体，如果让她觉得自己是班上交票最少的学生，这对她的心理可能会产生不太好的影响。于是，我和妻子决定将一些生活必需

品计划一下，到泰思可的超市集中购买，同时也请我们的同学帮忙收集。女儿挺高兴，计划着多交些票，而我们则暗暗在心里嘀咕，这次对付过去，下次还不知又会有什么花样呢！

第二天下午，一接到放学的女儿，我就赶紧问她其他同学交购物票的情况。结果得知学校只是在教室外面放一纸盒，有票的同学自行丢入，老师并不过问；更不会进行统计和公布交票情况。我的心里顿时就有了一些感慨。

在英国生活、接受高等教育的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前往英国求学的外国人仍然很多。除了英文和先进的科技知识之外，也许就在这细微之中，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学习。

新的一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孩子准备好了一些泰思可的购物票，在送她上学时叮嘱她记得放在教室外面的纸盒里。

下，掘了个洞说话，把那些秘言秘语悉数倾吐了，再把洞埋起来。隔日，埋语的土地经阳光一照，总会冉冉长出一株香花或棘木来……”

“你知为什么？”说着，李老惯常小饮一口，倚石笑望大家。

“不知道啊，您快说嘛！”

“原来是善言见花，恶语生棘，话埋到土地里，还会活成另一种生命……”

听的人不防有此一着，全身冷飕飕一凛，相望无言，李老恰在此时接口续完：

“所以说啊，要懂得真心怜爱、疼惜别人，不要让棘木插在心里，长钩长刺。人活在这世上，已经够苦够寂寞了，何忍再干戈相对？”

庚

李老生命里最美丽的一瓣，是对人生永不止息的慧爱。

凡踏着他的脚步来的，他便以他和他的千花千叶迎你饯你，任你恬饮那不凋的馨香。

多少次我们向他抱怨时风砭薄，他总说不可悲观不可哀，要耐寒扫雪呵！要冒热灭火呵！多少次我们向他投诉学绝道丧，他也不愠也不怒，只殷殷勤勤说起前贤风光、往哲情怀；多少次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间风住潮平，我们已自悠悠泊入他那很深邃很高明的三昧法港，欢然一片繁花锦原野了。

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他不惜二十年心血写就一部《荀子集释》，其间，“一字未安，辄不能寐；一字得解，怡然心喜”——每回我们夜访李老，总见他在书房里埋头沉思，守护着千帙万卷的经典，丝丝皓发在灯光下明灭起伏，远看，像风里翻飞的白芦苇……见学生来，他即掩卷收笔，静静听我们吹嘘欲望、卖弄诗书，然后一一赠策勉语，赠警戒语，赠宽慰语，送我们离去后，依旧沉沉亮起灯来，一字字推敲，一句句求解；大半夜密圈密点密增密删的，等师母为他温过三壶茶，才工笔写就墨迹淋漓寥寥几百字的精释。

如是二十年过去，滹余的茶渣堆集成丘，竟把李老窗前一株昙花沃养得甚是茂密，一夜间八九十朵花苞齐齐盛放，映得满园雪色，倒把李老的一头白发都比下去了。

那时每逢吃完宵夜回校，路过李老家时，总望见书房流出淡淡的灯光，遥想李老佝偻着背伏案刻字，如火浴的凤凰、泣血的杜鹃，不觉一片恻心大起！

（本书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不能在收录前一一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谨表歉意和感谢。请作者与本社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总第 18 辑)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主
办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在线》网站(www.eduol.com.cn)
福建教育出版社 (www.fep.com.cn)

明日教育论坛·总第十八辑

4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永恒的老师

方杞 1 教授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话题：基础教育的一次实地调查

滕星 8 人类学·田野工作[摘选]

——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

杨红 21 我的田野日志

杨爱君 36 澜沧纪行

杨文峰 47 “早上醒来已经进入贵州……”

龙延平 56 “今天的天气还是……”

王宇燕 69 “上午在家看书……”

彭云花 81 云南澜沧县木戛乡女童班工作总结(2001年至2002年)

课程研究

张文质 83 对课程改革的深层思考

——与福建省晋江市永和中学教师的对话

童欣 89 叫我怎么读

——一个小学生的自诉

学人论坛

肖雪慧 91 剽窃者的天堂

孙绍振 93 为什么不能说“轻心”已过万重山

自由交流

陈丹青 98 艺术家肖像——奥尔

域外观察

潘治 104 德国：“快乐教育”带来不快成绩

后随笔时代

李小猫 07 2003年4月,致沙尔斯

鲁亢 110 被骨头知道

品书与观碟

杜十八 114 补习班的高老师

特辑 2003年,我的经历

子梵梅 116 无题2003

荆溪 118 岁末独白

萧春雷 119 希望用书稿纪年

——我在2003年

余日 121 忘记

影响

林少敏 张文质 123 生成中的新教育(三)

128 编后记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名誉主任:顾明远 叶澜 朱永新 黄汉生

主任:阙国虬

副主任:余文森 康长运 黄旭

编委:王永 田慧生 叶澜 朱永新 李镇西

肖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顾明远 康长运 黄汉生 黄旭

焦晓骏 鲁亢 阙国虬(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编:黄旭

执行主编:张文质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叶在贵 王广存 鲁亢

题签:顾明远

责任编辑:王广存

特约编辑:鲁亢

美术编辑:赵艺